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13

散文卷

(七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七

散文卷

七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01

清

钱谦益

生平事迹见本“集成”诗歌卷。

徐霞客传

徐霞客者，名弘祖，江阴梧塍里人也。高祖经，与唐寅同举除名。寅尝以倪云林画卷偿博进三千，手迹犹在其家。霞客生里社，奇情郁然，玄对山水，力耕奉母，践更徭役，蹙蹙如笼鸟之触隅，每思颺去。年三十，母遣之出游。每岁三时出游，秋冬覲省，以为常。东南佳山水，如东西洞庭、阳羨、京口、金陵、吴兴、武林，浙西径山、天目，浙东五泄、四明、天台、雁宕、南海落伽，皆几案衣带间物耳。有两三至，有数至，无仅一至者。其行也，从一奴或一僧，一杖、一袱被，不治装，不裹粮，能忍饥数日，能遇食即饱，能徒步走数百里。凌绝壁，冒丛菁，扳援下上，悬度纓汲，捷如青猿，健如黄犍。以崑岩为床席，以溪涧为饮沐，以山魅、木客、王孙、獾父为

伴侣，傴傴粥粥，口不能道词，与之论山经，辨水脉，搜讨形胜，则划然心开。居平未尝鞶帨为古文辞，行游约数百里，就破壁枯树，燃松拾穗，走笔为记，如甲乙之簿，如丹青之画，虽才笔之士，无以加也。

游台、宕还，过陈木叔小寒山。木叔问：“曾造雁山绝顶否？”霞客唯唯。质明，已失其所在。十日而返，曰：“吾取间道，扪萝上龙湫，三十里，有宕焉，雁所家也。扳绝磴上十数里，正德间白云、云外两僧团瓢尚在。复上二十余里，其颠罡风逼人，有麋鹿数百群，围绕而宿，三宿而始下。”其与人争奇逐胜，欲赌身命，皆此类也。

已而游黄山、白岳、九华、匡庐；入闽，登武夷，泛九鲤湖；入楚，谒玄岳；北游齐、鲁、燕、冀、嵩、雒；上华山，下青柯坪，心动趣归，则其母正属疾，啗指相望也。母丧服阕，益放志远游。访黄石斋于闽，穷闽山之胜，皆非闽人所知。登罗浮，谒曹溪，归而追石斋于黄山。往复万里，如步武耳。由终南背走峨嵋，从野人采药，栖宿岩穴中，八日不火食。抵峨嵋，属奢酋阻兵，乃返。只身戴釜，访恒山于塞外，尽历九边阨塞。归，过余山中，剧谈四游四极，九州九府，经纬分合，历历如指掌。谓：“昔人志星官、輿地，多承袭傅会；江、河二经，山、川两戒，自纪载来，多囿于中国一隅，欲为昆仑海外之游，穷流沙而后返。”小舟如叶，大雨淋湿，要之登陆，不肯，曰：“譬如硎泉暴注，撞击肩背，良足快耳。”

丙子九月，辞家西迈。僧静闻愿登鸡足礼迦叶，请从焉。遇盗于湘江，闻被饥死，函其骨，负之以行。泛洞庭，上衡岳，穷七十二峰。再登峨嵋，北抵岷山，极于松潘。又南过大渡河，至黎、雅，登瓦屋、晒经诸山，复寻金沙江，极于犂牛徼外。由金沙南泛澜

沧，由澜沧北寻盘江，大约在西南诸夷境，而贵竹、滇南之观，亦几尽矣。过丽江、憩点苍、鸡足；瘞静闻骨于迦叶道场，从宿愿也。由鸡足而西，出玉门关数千里，至昆仑山，穷星宿海，去中夏三万四千三百里。登半山，风吹衣欲堕，望见方外黄金宝塔。又数千里，至西番，参大宝法王。鸣沙以外，咸称胡国，如迷庐、阿耨诸名，由旬不能悉。《西域志》称沙河阻远，望人马积骨为标识，鬼魅热风，无得免者。玄奘法师，受诸魔折，具载本传。霞客信宿往返，如适莽苍。

还至峨嵋山下，托估客，附所得奇树虬根以归，并以《溯江纪源》一篇寓余。言《禹贡》岷山导江，乃泛滥中国之始，非发源也。中国入河之水，为省五；入江之水，为省十一。计其吐纳，江倍于河。按其发源，河自昆仑之北，江亦自昆仑之南，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。又辨三龙大势：北龙夹河之北，南龙抱江之南，中龙中界之，特短；北龙只南向，半支入中国，唯南龙磅礴半宇内，其脉亦发于昆仑，与金沙江相并，南下环滇池以达五岭。龙长则源脉亦长，江之所以大于河也。其书数万言，皆订补桑《经》、郦《注》及汉、宋诸儒疏解《禹贡》所未及。余撮其大略如此。

霞客还滇南，足不良行，修《鸡足山志》，三月而毕。丽江木太守，俯候粮具笋舆以归。病甚，语问疾者曰：“张骞凿空，未睹昆仑；唐玄奘、元耶律楚材，衔人主之命，乃得西游。吾以老布衣，孤筇双屨，穷河沙，上昆仑，历西域，题名绝国，与三人而为四，死不恨矣！”

余之识霞客也，因漳人刘履丁。履丁为余言：霞客西归，气息支绌。闻石斋下诏狱，遣其长子间关往视。三月而返，具述石斋颂系状，据床浩叹，不食而卒。其为人若此。

梧下先生曰：“昔柳公权记三峰事，有王玄冲者，访南坡僧义海，约登莲花峰。某日届山趾，计五千仞，为一旬之程；既上，爍烟为信。海如期宿桃林，平晓，岳色清明，伫立数息，有白烟一道，起三峰之顶。归二旬而玄冲至，取玉井莲落叶数瓣，及池边铁缸寸许遗海，负笈而去。玄冲初至，海谓之曰：“兹山削成，自非驭风凭云，无有去理。”玄冲曰：“贤人勿谓天不可登，但虑无其志耳。”霞客不欲以张騫诸人自命，以玄冲拟之，并为三清之奇士，殆庶几乎？

霞客纪游之书，高可隐几。余属其从兄仲昭雋勘而存之，当为古今游记之最。霞客死时，年五十有六。西游归，以唐辰六月卒，以辛巳正月，葬江阴之马湾。亦履丁云。

本文选自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《牧斋初学集》卷七一。本文叙述徐霞客生平以概括为主，但又现出细节，概中有详，详而能括。如写其“凌绝壁，冒丛箐，扳援上下，悬度纓汲”，即是霞客一生考察山川游历生活的概括，其细腻的笔触让人感到仿佛是在记载霞客某一次的登山经历。作者亦能刻划出霞客的性格，如称他“争奇逐胜，欲赌身命”，描摹了一位科学家献身科学考察事业的心理、性格基础。本文后部分是作者对霞客的赞扬，作者先宕开一笔而引古人古事，以之比拟霞客，生动风趣。

钱谦益是当日的文章大家，本文文笔亦十分精彩，诸如“捷如青猿，健如黄犢”之类，用以形容霞客登山之迹，无不形象生动。又如“其行也”云云，用短促的句式来描摹霞客的单身出游，加深了文章的意境。钱谦益与霞客，虽年纪相仿，但无深交，作者是出于对霞客“为人若此”的尊慕，二是认为其游记是“古今游记

之最”，因此而为霞客立传褒扬。字里行间，常透露出作者对霞客的仰慕尊崇之情；也在记载霞客游历与考察的行程的同时，又“撮其大略”地介绍了其游记的科学价值。（胡大雷）

王猷定

生平事迹见本“集成”诗歌卷。

义虎记

辛丑春，余客会稽，集宋公荔裳之署斋。有客谈虎，公因言其同乡明经孙某，嘉靖时为山西孝义知县，见义虎甚奇，属余作记。

县郭外高唐、孤岐诸山多虎。一樵者朝行丛箐中，忽失足堕虎穴。两小虎卧穴内。穴如覆釜，三面石齿廉利，前壁稍平，高丈许，藓落如溜，为虎径。樵踊而蹶者数，彷徨绕壁，泣待死。日落风生，虎啸逾壁入，口衔生麋，分饲两小虎。见樵蹲伏，张爪奋搏。俄巡视若有思者，反以残肉食樵，入抱小虎卧。樵私度虎饱，朝必及。昧爽，虎跃而出。停午，复衔一鹿来，饲其子，仍投馐与樵。樵馁甚，取啖，渴自饮其溺。如是者弥月，浸与虎狎。

一日，小虎渐壮，虎负之出。樵急仰天大号：“大王救我！”须臾，虎复入，拳双足俯首就樵。樵骑虎，腾壁上。虎置樵，携子行，阴崖灌莽，禽鸟声绝，风猎猎从黑林生。樵益急，呼：“大王！”虎却顾，樵踞告曰：“蒙大王活我，今相失，惧不免他患，幸终活我，导我中衢，我死不忘报也。”虎颌之，遂前至中衢，反立视樵。樵复告曰：“小人西关穷民也，今去将不复见，归当畜一脉，候大王西关

三里外邮亭之下，某日时过飧。无忘吾言。”虎点头。樵泣，虎亦泣。

迨归，家人惊讯。樵语故，共喜。至期具豚，方事宰割。虎先期至，不见樵，竟入西关。居民见之，呼猎者闭关栅，矛挺铙弩毕集，约生擒以献邑宰。樵奔救告众曰：“虎与我有大恩，愿公等勿伤。”众竟擒诣县，樵击鼓大呼。官怒诘，樵具告前事，不信。樵曰：“请验之，如诳，愿受笞！”官亲至虎所，樵抱虎痛哭曰：“救我者大王耶？”虎点头。“大王以赴约入关耶？”复点头。“我为大王请命，若不得，愿以死从大王。”言未讫，虎泪堕地如雨，观者数千人，莫不叹息。官大骇，趋释之，驱至亭下，投以豚，矫尾大嚼，顾樵而去。后名其亭曰“义虎亭”。

王子曰：余闻唐时有邑人郑兴者，以孝义闻，遂以名其县。今亭复以虎名，然则山川之气，固独钟于此邑欤？世往往以杀人之事归狱猛兽，闻义虎之说，其亦知所愧哉？

本文选自198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清张潮辑《虞初新志》卷四。本文充满传奇色彩，叙写了人与虎之间的友谊与信义。前半部分叙虎救人，后半部分叙人救虎。写虎救人时，突出了人与虎相亲相近的逐渐性，先是虎“张爪奋搏”，尔后是“以残肉食樵”，最后是驮人送人，至此，虎也似乎是懂人言了。写人救虎，突出的是人报恩与为救虎甘愿“以死从”的决心。文中人虎两次相对而泣是点睛之笔，既是友谊深厚之泣，又是相互理解之泣。文末作者的议论，一来批评官府胡乱断案，“往往以杀人之事归狱猛兽”，二来也是抨击人而杀人，则不如虎啊！（胡大雷）

李一足传

李一足，名夔，未详其家世，有母及姐与弟。貌甚癯，方瞳微髭，生平不近妇人。好读书，尤精于《易》，旁及星历医卜之术。出常驾牛车，车中置一柜，藏所著诸书。逍遥山水间，所至人争异之。

天启丁卯，至大梁，与鄢陵韩叔夜智度交。自言其父为诸生，贫甚，称贷于里豪，及期，无以偿，致被殴死。时一足尚幼。其母衔冤十余年。姐适人，一足亦婚。母召其兄弟告之，一足长号，以头抢柱大呼。母急掩其口，不顾，奋身而出，断一梃为二，与弟各持，伺仇于市，不得，往其家，又不得，走郭外，得之，兄弟奋击碎其首。仇眇一首，挟其一，祭父墓前。归告其母，母曰：“仇报，祸将及！”乃命弟奉母他徙，遂别去。

时姐夫为令于兖，往从之。会姐夫出，姐见之，惊曰：“闻汝击仇，仇复活，今遍迹汝，其远避之。”为治装，赠以马。一足益恚恨，乃镌其梃曰：“没棱难砍仇人头。”遂单骑走青齐海上。见渔舟数百泊市米，一足求载以济，遂舍骑登舟。渡海，至一岛，名高家沟，其地延袤数十里，五谷鲜少。居民数百户，皆蛋籍，风土淳朴，喜文字，无从得师。见一足至，各率其子弟往学焉。其地不立塾，晨令童持一钱诣师，师书一字于掌教之，则童子揖而退，明日复来。居数年，积钱盈室。

辞去，附舟还青州，走狭邪。不数日，钱尽散，终不及私。由辽西过三关，越晋，历甘凉，登华岳，入于楚，抵黔、桂，复历闽海、吴、越间，各为诗文纪游。二十载，乃反其家。仇死，所坐皆赦，母

亦没。登其墓大哭，数日不休。自以足迹遍天下，恨未入蜀，会鄱陵刘观文除夔守，招之同下三峡，游白帝、绵、梓诸山，著《依刘集》一卷。

其弟自母丧，不知所在。一日欲寄弟以书，属韩氏兄弟投汴之通衢，韩如其言。俄一客衣白衿，幅巾草屨，貌与一足相似，近前揖曰：“我张太羹也，兄书已得达。”言讫不见。辛巳，李自成陷中州诸郡，韩氏兄弟避乱至泗上，见一足于途，短褐敝屨，须眉皆白。同至玻璃泉，谈笑竟日，数言天下事不可为。问所之，曰：“往劳山访徐元直。”韩笑之。一足正色曰：“此山一洞，风雨时披发鼓琴，人时见之，此三国时徐庶也。”约诘朝复来，竟不果。

甲申后，闻一足化去。先一日，遍辞戚友，告以远行。是日，鼻垂玉筋尺许，端坐而逝，袖中有《周易全书》一部。后数月，济人有在京师者，见之正阳门外。又有见于赵州桥下，持挺观水，伫立若有思者。

韩子智度，不妄言人也，述其事如此。

本文选自清张潮辑《虞初新志》卷八。这是一篇传奇性散文，文中描写了一位奇人：他是孝子，闻父死而“长号，以头抢柱大呼”，立誓报仇；他是侠客，云游四方，“奋击碎”仇人首；他是文人，有“诗文纪游”，尤好《周易》；他是教师，岛民“各率其子弟往学”；他是隐者，“短褐敝屨”逍遥山水间；他是术士，能见三国时人；他是仙人，逝世后又数次显形。对这位奇人的奇特身世经历，作者从容不迫娓娓叙来，不作跌宕突转之笔，似乎是波澜不起，峰峦隐没，但字里行间流露出股股雄奇之气，文章自不平淡，从中亦显示出作者的无限赞赏之情。明亡后作者绝意仕进，“以古

文自雄”，李良年《论文口号》称：“于一文章在人口，暮年萧瑟转欷歔。《琵琶》《一足》荒唐甚，留补《齐谐》志怪书。”这种以小说传奇体来写古文，正是作者的创造。（胡大雷）

陈 确 (1604—1677)

字乾初，初名道永，字非玄。浙江海宁（今属浙江）人。明末举茂才，年四十，始与黄宗羲同受学于刘宗周，遭丧乱，杜门息影读书。初所作诗文，清真大雅，寄托深远，书法似钟、王，能抚琴吹箫，篆刻博弈，无所不工。后奉教蕺山，视一切陶写性情之技为害道，屏绝之。晚年得拘挛疾，病困十余年而卒。一生对宋明理学和佛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。有多种著作诗文传世，中华书局汇印为《陈确集》。

困勉斋记

吴子袁仲以“困勉”名斋，其友张考夫过确而谓之曰：“以袁仲之天资明敏而尚云尔，吾辈直可谓困而勿学者矣。子盍记之，以昭吾党逊志于学之盛事乎？”

确曰：然。以吾视袁仲，诚不翅若生安者，而使为记，是以下愚而测上智，必无当矣。虽然，《中庸》固言之矣。曰“及其知之，一也”，吾又乌知困知之非即生知者也！曰“及其成功，一也”，吾又乌知勉行之非即安行者也！学者苟自谓生安乎，必将有不及困勉者矣；苟自谓困勉乎，必将有进于生安者矣。袁仲之以“困勉”名斋也，乃其所以为生安也。则袁仲之天资明敏于是为益见矣。

吾闻诸考夫氏矣，曰：“袁仲之学，以事事不轻放过为功。”果尔，则是孔之时习也，孟之求放心也。确闻言而喜，因益进求其实，则诚有未诬者。若袁仲之《产论》也，辞人后而尽归其田也，以礼相所后之丧及仲木之丧之葬，而无或失也。确所略得之见闻者如此，而其所不及见闻者，又可推矣。则夫袁仲之所谓“事事不轻放过”者，岂虚言而已哉！所谓困勉斋者，岂空名而已哉！今而后，人有问吴子困勉之功于确者，亦应之以“事事不轻放过”而已矣。

抑确又有说焉。知行之分，自《中庸》始也。知行之分先后，自《大学》始也。确也惑之。然《中庸》之分知行也，则犹若并重之也；《大学》之分先后，则重知矣。重知必轻行。欲学者之不堕于空，不可得矣。确尝以《大学》为释氏之权舆者，殆以此也。嗟乎！知行之难易，必有间矣。《书》有之：“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。”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曰：“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。”言知则略无逊词，言行则鲜有谦志，知行之难易，既可睹矣。而《大学》之说知彼。仁者先难，先克己之难乎，先格物之难乎？昔儒有强以格物之物为物欲者，良有以也。呜呼！徒滋惑而已矣。

“然则《中庸》之分知行也。犹愈于《大学》之分先后乎？”曰：袁仲之所谓困知者，谓知即行之者耶，谓徒知之而已耶？徒知之，则犹是浮识也。所谓勉行者，谓行其所知者耶，谓徒行之而已耶？徒行之，则犹是冥蹈也。吾袁仲之所谓困勉，必不然也。是故言困知可不复言勉行，言勉行可不复言困知。盖言知而行在其中，言行而知在其中，虽欲分之，乌得而分之？吾袁仲之体此至密矣，必不为古人所欺，而亦必不忍以欺同学也。必有以诏我。

此文选自1979年中华书局版《陈确集·文集》卷八。这是作

者为友人书斋作的一篇题记。“困勉”，即困知勉行，是鼓励自己不断求知并努力行动的意思。作者先是抓住“困勉”两字加以发挥，认为只有自谓“困勉”，才能达到“知之”并“成功”的境界；作者又分析斋主“事事不轻放过”的行为准则，认为这样才能使“困勉”不至于成为“空名”。进而作者阐发了自己的知行观，他批判了《大学》先知后行的观点，认为这是重知轻行，这亦是与古来知易行难的说法不相符的。作者也不同意《中庸》分知行的说法，他认为知行关系应该是：“言知而行在其中，言行而知在其中。”这些，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权威与传统的蔑视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作者想纠正宋以来读书人言行不一的通弊。全文由对斋名的评说上升到对知行这样认识论问题的论述，由小到大，由具体到抽象，条理明晰，阐述贴切；而最后又以对斋主的期望作结，既与起首照应，又富有相当的情感意味，使全文在说理中增添了情趣。

·(胡大雷)

龙杖记

己卯二月，得之于邵湾山中，屈首缩颈，肩若有负，直躬修尾，而膝微突，大小节百一十有六，长七尺八寸，形状骇目，光耀照人。先是，与同学祝武侯竞觅杖山中，各已得数杖相矜夸，最后得是杖，而前两人所得杖皆废，亦不复觅杖。余见杖多矣，未有若斯之傴者也。

是春，族叔祖昭华公过山中，耆年爱杖，见而欲之，余持不许。时长生、东来两叔皆从，见余色不许，密授意群仆窃去，余觉而追还之。自是珍护特甚，日以手抚摩，误伤其颈，悼惜不已。携

而至祝季宁斋，季宁欲以所爱琴相易，余亦不忍，见其颈癥，割情易之。后季宁以杖赠上寿祝玄岳先生，先生酬以十金。既而先生即以是杖赠季宁之母，母不恃杖，仍授季宁。癸未夏，重过季宁斋，见而怜之，以二十缗赎归。尝扑婢，折其股，股折而未断，裹之以铜。频年馆于许之东隅，杖或在许，或在家。

丙戌四月，虏兵至袁花，及许，许守者乘乱窃去，主人严追而得之。六月初一，同群盗劫许，又负之而走。余时卧病在家，正须杖而行，馆人来报失杖，惊惋如失左右手。后三日，忽从水面浮来，童子见而喜曰：“杖归矣！杖归矣！”盖若有神助者，亦奇事也。

八年之间，遭五六劫，肩股受伤，犹矫首翘足，杰然为群杖典型。余悲其遇，惜其坎坷，为叙次其生平如此。人事尽然，岂唯一杖哉！

本文选自《陈确集·文集》卷八。一根杖，形状奇特，如龙飞腾，深得作者钟爱。此杖的经历亦不寻常，被窃、伤颈、易主、赎回、断股、两次被劫、失而自还，其坎坷的遭遇深得作者悲惋怜惜。但仅仅如此吗？作者写此文更有深意，这就是文末所说“人事尽然，岂唯一杖哉”；杖因其奇特而遭遇坎坷，那么人中杰出者是否也如此呢？杖“肩股受伤，犹矫首翘足”，人遇挫折打击后是否也该如此呢？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全文明白如话，行文平平，淡淡叙来，文末也只是点到为止，并未大加渲染，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惊奇与吟叹；似乎而奇，似淡而浓，当然，这也与全文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有关。（胡大雷）

朱鹤龄 (1606—1683)

字长孺，号愚庵，江苏吴江（今属江苏）人。明末诸生，明亡后绝意仕进，屏居著述，“行不识路，坐不知寒暑，人或谓之愚，遂自号愚庵”（《清史稿》卷四八〇），曾与顾炎武等参加明遗民所组织的惊隐诗社。长于笺疏之学，又致力经学，其诗文结集为《愚庵小集》。

枯 桔 赋

猗嘉树之葳蕤兮，实挺生于南国。维骚人之颂厥美兮，秉不迁之贞德。奄枝干之离披兮，抗园林而无色。哀灵木之变衰兮，抚枯株而太息。

尔其始也，连彩璇星，植根瑶圃。阴成绿叶，含耿介以凌霜；萼吐素华，散芬芳而入户。佳人以是盘桓，翠羽于焉翔舞，迨夫清霜变律，白露零庭，实垂金而攢布，蒂连理以宗生。本自潇湘，荐彤廷而包随锡贡；非因羽翼，登玉案而果以珍名。紫梨方其津润，柘浆失其甘馨。所以树重江陵，每置官而呈瑞；功标本草，恒蠲疾以析醒者也。无何，气改穷阴，衰催急节。干背日而凋伤，条随风而骚屑。汉上苑之玉树，既失青葱；楚三閭之木兰，俄成萎绝。晨曦照耀，欲雕饰以无能；暮雨低垂，讶芳菲之顿辍。

呜呼！半死嗟桐，先伐叹桂。昔日婆娑，今朝憔悴。芟林改色，谁看密叶之垂阴；嘉荫无存，共惜修柯之委地。曾不若枵梨涩口，犹自遂其敷荣；椒櫟含辛，反得矜其生意。观物理之雕换兮，

固有盛而必衰；谁芳根之久植兮，谁零露之长滋？惧徙北而化枳兮，宁就槁而不辞。彼人事之迁流兮，纷苑枯其若斯；任大钧之回互兮，何必泫然于攀枝。

本文选自 197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间金闾童晋之刊本《愚庵小集》卷一。屈原曾作《桔颂》，以咏桔自赞，朱鹤龄作《桔桔赋》也是用以自况，只不过在赞桔的同时，更多表明是自甘桔槁之意。赋中叙说桔树自春发芽至秋结果及凋萎的全过程，虽说桔树之荣枯是“物理”固然的有盛有衰，但引人注意的是这样两句话：“惧徙北而化枳兮，宁就槁而不辞”，作者身处北方清兵入侵南方之际，这明明白白地是表示自己的民族气节，这就是自甘桔槁的根本意思。全赋分为三部分，每部分都叙说了桔树的一荣一枯，但侧重点各有不同。第一部分寥寥几句，概叙了桔树之嘉美与“不迁之德”，为其“变衰”而叹息；第二部分叙述其“耿介”、“芬芳”、“甘馨”及“萎绝”时的情态；第三部分则每一句都以桔树的荣枯对比出之，突出议论。如此反复对比性地吟咏，加强人们对桔树荣枯的感受，并使为之而产生的悲怨层层郁积而深厚。全赋文词淡雅有致，与自甘桔槁的主题亦相辅相成。（胡大雷）

诛蚊赋

令届朱明，日行赤道，永昼炎蒸，清宵肤挠。污盘点案，既恶青蝇；布翼逞锋，尤愁白鸟。厥种维何？芸生湿庠，鸬母吐于岭南，黍民蕃于河内。既秦楚之殊名，实羽群之丑类。厥状维何？眇小莫俦，利嘴有针芒之刺，狭翅为暗室之游。非处褫之蚤虱，类撼树

之蜉蝣；螭螟巢而不觉，云台峻而妄投。其始进也，背明向晦，来若有求，去如失意；伺隙乘疏，翩翾鼓翅，岂负山之足嗤，徒铍嗽之是肆。其引类也，翕习相偕，弥空布濩，合响轰豗，既薨薨而结陈，亦殷殷以成雷；候崦嵫之既暝，遂虐螫而为灾。

若夫乘集南皮，樽飞北海，娱宾之赋方成，挥麈之谈欲罢。忽中蜚以互惊，交箴蒲其敢怠，纵作力以驱除，反沓来而增倍。至乃昼困炎歊，宵思美睡。车囊之熠耀，甫息书帷；庄蝶之栩遽，俄亲梦寐。竦芒刺以交加，频抑搔而不置。华胥失其嬉游，姬旦何由仿佛，此尤文士为雠，萧斋莫避者也。相尔纤嘴，空利如锥，洞房垂其绡帐，绣闼蔽其罗帷，遂回翔而莫入，虽含毒以安施。惟是赤肌之贱客，与露体之孤羈，肆吞噬以无厌，翳通夕而不离。

其饥也，载翩其飞；其饱也，有殷其腹。但求吮血与嚼肤，宁顾意盈而祸速。坠银灯兮不知，触丝网兮相续；又况秋风扫之于林端，霜气沉之于水曲。奄忽无存，檐宇斯肃。穷子安其晏眠，高斋适其床蓐。然后叹尔曹之孳生，特害气所亭毒；既金行其廓清，曷不永殄乎斯族。

本文选自《愚庵小集》卷一。蚊是一种至为可恶、为人痛恨的昆虫。前二部分颇为形似兼神地刻划了蚊，先写蚊的形态及生长习性，突出的是它的利嘴吮血与嗡嗡轰鸣；次写蚊的对人类的侵害行动，突出的是蚊专吮吸叮咬“赤肌之贱客”与“露体之孤羈”等穷苦人们的特征，如此写来是一般封建士大夫所不易作到的。后一部分写“诛”，先突出蚊以吸血而沾沾自喜，不知祸之已至，再突出遗憾不能一劳永逸地全部消灭它们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作者是以蚊来比喻那些盘剥残害百姓的人，他们嗡嗡轰鸣表现自